

四类手记

刘绍棠文集

刘绍棠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刘绍棠文集

四类手记

刘绍棠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类手记 / 刘绍棠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5

(刘绍棠文集)

ISBN 978-7-5302-1787-0

I. ①四…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2584 号

四类手记

SILEI SHOUJI

刘绍棠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787-0
定 价 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刘绍棠文集

长篇小说

豆棚瓜架雨如丝
这个年月
敬柳亭说书
十步香草
京门脸子
野婚
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孤村
春草与狼烟
地火
村妇·锅伙
村妇·荆钗

中短篇小说集

蒲柳人家
二度梅
小荷才露尖尖角
黄花闺女池塘
青枝绿叶
运河的桨声

散文随笔集

四类手记
我是刘绍棠

项目策划：章德宁
项目统筹：李成强
责任编辑：章德宁 左曼丽
装帧设计：金 山
责任印制：李远林 金 易



- 一九九四年十月摄于和平门寓所，五十八岁。大病之后，刘绍棠常以老、弱、病、残“四类分子”自嘲，实则却以超人的毅力，笔耕不辍，硕果累累，比健康人还出彩。

刘绍棠

中国乡土文学作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京通州大运河畔的儒林村。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一九五七年被划右派时，已出版了《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运河的桨声》《夏天》《中秋节》《瓜棚记》《私访记》等七本书。

一九七九年右派冤案得以改正，重获创作权利。带病顽强拼搏了十八年，为后人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乡土作品。即十二部长篇小说：《春草》《狼烟》《地火》《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敬柳亭说书》《十步香草》《京门脸子》《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村妇》。二十多部中篇小说：《蒲柳人家》《渔火》《瓜棚柳巷》《花街》《草莽》《苻水荷风》《蒲剑》《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绿杨堤》《烟村四五家》《柳伞》《年年柳色》《青藤巷插曲》《黄花闺女池塘》《碧桃》《二度梅》等。两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蛾眉》。十一部散文短论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我的创作生涯》《论文讲书》《乡土文学四十年》《蝈笼絮语》《如是我人》《红帽子随笔》《我是刘绍棠》《四类手记》。

《京门脸子》获得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奖。《敬柳亭说书》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蒲柳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等国文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遗余力地倡导乡土文学，创作上坚持“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写大运河的乡土乡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

目 录

乡土文学

我是一个土著	003
创作漫谈剪辑	007
乡土与创作	014
生活原型与创作	019
无主角戏·小说语言	023
使用优美的农民口语	029
我为乡土文学抛砖引玉	032
继承和发展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	036
枣下问答	043
一得之见	048
雕虫并非小技	052
谈话与答问	057
我与大众文学	070

吹腔	079
旱甜瓜另个味儿	082
病中答问	087
姓民	091
坐而论道	095
不可忽视语言艺术	100
自立为王	105
津津乐道	109
不可无傲骨	112
茫茫九派流中国	114
嗜短	116
乡土文学浅说	118
《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总序	122

说古·戏言

先秦母体	131
略输文采	134
汉魏一瞥	137
两晋可鉴	141
南朝文色	145
北国风光	148
以人为镜	152

唐代小说亦如诗	155
闲话李杜	158
失误引起的杂谈	161
文章千古事	165
词有长短	169
帝相岂如词人	173
偏爱李翠莲	176
秀杰东坡	179
风流儒宗	182
“乡亲”陆放翁	185
辛词随想	189
婉约的鬼雄	193
开采辽金	196
元曲偷艺	199
槛 隔	202
断章取艺	205
转 世	208
四大名旦	211
我也程门立雪	214
进京开眼	218
木秀于林叶盛兰	222
叶之光合作用	226
每日“堂会”	231

四大坤伶	235
戏迷点题	238
后起三秀	240
棒槌·戏说	244
含金量不足	247
以土为荣，割据一方	252
京侯卫马	257

如是我说

勿忘通州城	263
非框即诤	265
一字中的	267
触 电	269
贵 相	272
五色土与北京文化	275
痛 感	278
骡子不嫌多	281
条陈改随笔	283
恢复本色	287
何日可见三秋树	290
毁于一旦	293
赶 快	296

以书为镜知进退	299
副刊与文学	302
副刊不可小看	305
深远与广泛	308
在过去和未来之间	311

忆念怀旧

人格与艺品	315
怀念耀邦同志	318
秀才人情纸半张	323
感怀茅公	325
北京作家的一代宗师	328
一个有风格的作家	331
是真学者	333
我与民进《民主》	335
为萧军同志送行	337
敬悼吴组缃先生	340
父 亲	342
打糊饼	345
榆钱饭	348

乡土文学

我是一个土著

命运为我安排了一条反常的道路。

在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中，我是纯学生出身。从小学门进中学门，又从中学门进大学门，而一出大学门就专业创作。我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也是共和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第一批青年作者。

然而，一九五七年把我赶出了文艺界，也远远地抛出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天地。赤子而来，赤子而去，叶落归根，回到我呱呱坠地的农村当农民。

所以，我有生四十四年，倒有三十年以上是在农村度过的，我对农村比对城市熟悉，对农民比对知识分子熟悉。三十一年来我发表和出版的三部长篇、八部中篇和上百个短篇，不但主要写的是农村题材，而且多半是在农村写的。

因此，我是一个土著，一个土著作家，写出的是土气的作品。

土气，在我看来，就是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气派。我还没有真正做到，但是我想努力做到。

作家必须深深植根于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土壤中。脱离本国的国情

和本民族的传统，脱离本国和本民族的社会生活而写出的作品，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虽然耀眼夺目，但是转瞬即逝。我们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作品，并不是为了仿造，而是要吸收和融合其某些可用的艺术技巧，以丰富我们的表现手法。然而，任何形式必须取决于内容的需要，而不能削足适履，强使内容屈从于形式。

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表现出它们本国和本民族的风格、特色与气派。我们眼中的“洋气”，正是这些外国文学作品自身的“土气”；而我们的文学作品越具有中国的“土气”，在外国人眼里也最“洋气”。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外国作家以中国民族的风格写他们的生活，将是滑稽可笑的；而我们中国的作家以外国的风格写中国生活，也必然不伦不类。

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作家必须熟悉生活。

对于一个作家，怎样才算是熟悉生活呢？我认为，必须深入细致地了解他所反映和描写的生活的过去与现在，也看得见未来；必须具体而形象化地熟识他所描写和刻画的人物的身世、历史、相貌、性格、心理和语言；必须通晓他所描写和表现的生活天地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与环境景色。

我个人有个偏见，检验一个作家是否熟悉生活，首先看语言。

一篇作品中各种人物的语言大同小异，甚至相同而无小异，也就证明作者并不了解他所描写的人物的“这一个”。不了解就是不熟悉；不熟悉生活中的人物，也就并没有真正熟悉生活。

身在其中，朝夕相处，而只见共性，不见个性，只见一般，不见特征，描写和对话抓不住鲜明的特点和差异，归根结蒂也还是对于身在其

中的生活和朝夕相处的人物并不真正熟悉。而只见共性、一般和相同，不见个性、特征和差异，便不会有所感动，也不会产生具体形象，只能从概念到图解，作品中的人物不过是作家手中的傀儡玩偶。

《蒲柳人家》是我进入八十年代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激发我创作欲望的不是哪一个概念，或什么样的主题，是何满子和望日莲这两个人物，激动我写《蒲柳人家》。

何满子的性格和“业绩”，大半取自童年时代的我。

去年，我改正了五七年问题以后，又回到北京城里来住，但是，强烈的思乡情绪，时时在我心中骚动。我常常回想我在农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往事，而童年时代的生活最令人悠思难忘，打鸟、摸鱼、掏螃蟹、偷瓜、过家家、认字方、花兜肚、滚喜床……都涌上心头，历历在目；我仿佛看见童年的我，在村前村后、田野河边、渡头路口，欢蹦乱跳地嬉戏。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回忆往事必然怀念故人，于是其他人物便一一浮现出来。头一个，便是翩若惊鸿的望日莲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两个童养媳和一个被姨母卖掉的姑娘（这个姨母是开小店的，跟我家相隔一户）。在我六七岁时，这三个姑娘都是十七八岁，她们打青柴、拾庄稼、编筐织篓、推碾子推磨，受婆婆和姨母的气，我都亲眼所见，当时就对她们充满同情。我满河滩野跑，常跟她们搭伴，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她们是那么美丽，那么好心眼儿。现在，她们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对于她们少女时代的身姿和面影，连她们自己也想不起来了，然而却活生生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因此，我是怀着要写这些我所熟悉的人的激情，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